

黃興俠骨雄心

王成聖

七十二健兒，酣戰春雲湛碧血，

四百兆國子，愁看秋雨濕黃花。

上一聯，係民國元年三月二十九日，首都南京各界舉行黃花岡七十二烈士追悼會，陸軍總長兼參謀總長黃興與輓舉義同志、殉難烈士之作。在此一年以前，黃興曾代理三二九廣州起義總指揮，親率中國同盟會各省精英，力戰清軍，他右手中彈斷二指，足部亦受彈傷，流血不止，幾難支持，同志則或死或被執，損折殆盡，但是他仍匿身一小店中，舉槍連斃清軍七八人，方由店夥授予舊衣更換，扶創避往廣州河南，看見一戶人家門首貼有喜聯，知是革命機關暗號，他踉蹌奔入，果獲女同志徐宗漢掩護，在清吏緹騎四出，通城大索聲中逃出廣州，倖免於難。五閱月後，武昌起義，民國肇建，黃興又從香港馳赴上海、武昌，受到革命軍一致擁戴，出任民軍總司令，鏖戰陽夏，力拒清軍北洋勁旅，不支敗績，返滬策劃東南各地獨立，同揭義旗，被舉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大元帥，黃興力辭不就，請以首義地區與鄂軍都督黎元洪自代，既聞中山先生已在返國途次，欣然而告諸同志說：

「孫逸仙先生將次歸國，可當此任。興願領兵北伐，誓搗黃龍，以還我大漢河山而後已！」

民國元年（一九一二）元月一日，中山先生蒞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，黎元洪副之。當時各省代

表紛紛主張仿做法國政制，行責任內閣制度，推黃興爲總理。但中山先生認爲美國之總統制適用於我國，黃興即奉中山先生之命出任陸軍總長兼參謀總長。迨南北議和，南方議和代表伍廷芳、溫宗堯等切實允諾推舉袁世凱繼任臨時大總統，換取清帝退位詔書，實行南北統一。中山先生向參議院推舉袁世凱，獲得通過，四月一日孫黃即通告辭職。黃興勉任艱鉅，改任南京留守府留守，在缺乏經濟支援之下，辦理政府機關結束事項，編遣數達十餘萬衆的駐京革命部隊，任勞任怨，幾於焦頭爛額，無法支撐。及至稍有所成，旋即取消留守府，樂爲中華民國之一公民。在民國鼎革初期，舉世同欽的開國元勳黃，曾經向他的老同志，參謀長李書城吐露過他的心聲，他說：

「孫中山先生是同盟會的總理，他未回國時我可代表同盟會，現在他已在回國途中，我若不等待他到滬，搶先一步到南京就職，將使他感到不快，並使黨內同志發生猜疑。太平天國起初節節勝利，發展很快，但因幾個領袖們互爭權利，終至失敗，我們要引爲鑒戒。肯自我犧牲的人纔能從事革命，革命同志最要緊的是團結一致，才有力量打擊敵人。要團結一致就必須不計較個人的權利，而相互推讓。」

黃興在中國大革命時期轉戰南北，出生入死，革命黨屢次起義多以他任指揮之責，革命成功，民國建立，他又功成不居，謙讓無爭，具見他人格的偉大，胸襟之磊落，及其對於革命事業的忠誠純潔。因此，他贏得了舉國朝野人士對他的一致崇拜。民國初年，他乃與中山先生、袁世凱暨黎元洪，並列爲開國四大偉人。

黃興原名軫，字慶午，又作璪午、董塢、董午、近午。前清同治十三年甲戌（一八七四）九月十六日（陽曆十月二十五日）誕生，小於中山先生八歲。光緒三十年（一九〇四），黃興三十一歲時，糾合同志擬乘慈禧七十誕辰之日在長沙起義，一舉炸斃省垣大吏，事洩逃亡，因爲清吏指名嚴令通緝，他才改名興，字克強。他

曾向革命同志表示，他的新名字隱寓三句革命口號，是即爲：「與我中華，與我民族，克服強暴。」這三句口號也代表着他一生的志業與行誼。

出生地是湖南善化榔梨市，善化在明朝隸屬長沙府，清朝與長沙縣並爲府治，民國後併入長沙，所以照現代的說法，黃興應爲湖南長沙東鄉人，他的出生地距離長沙省城約爲三十里。

馳馬擊劍有任俠風

父筱村，秀才，母羅氏，世代耕讀爲業。黃興降臨人間一週歲的時候，父母爲他行降盤禮，俗稱抓周。在一隻盤子中盛以刀劍弓矢、珍寶服玩，讓他任意揀取，看看他將來的性行和志向。當時，在襁褓之中的黃興，他便左手抓刀劍，右手抓筆墨，旁觀的親友，不由高聲喝采，熱烈鼓掌，紛向黃筱村夫婦道賀，黃筱村夫婦也是十分歡喜，向那些親友們說：

「莫非這個孩子將來還有出將入相的希望。」

一時興起，便將家中存放的滿清花翎頂戴，試給黃興戴上。可是黃興竟大爲不憚，自己硬拉下來，拋在地上。當黃興長大成人，奔走革命，長沙東鄉的父老，就都說黃興在襁褓之中就視滿清的名器爲仇，正如俗諺所說的「即小見大」了。這當然是一樁巧合，但是也給黃興所從事的革命工作，增加了不少宣傳力量，長沙同鄉都渲染附會的說：黃興是天生的革命志士。

黃筱村早逝，黃興是由寡母羅氏撫養成。七歲入塾，天資穎慧，平時沉默凝重，不苟言笑，跟同學也不常往來，更少從事遊戲。因爲他在學文之外，又復耽於習武，經常都很忙碌。

少年時代的黃興，愛騎烈馬，喜歡舞劍，武術已有相當的根底。在這時候，他才開始交朋友，從游之輩，很不在少，但却都是燃槍弄棒，騎馬射箭的習武少年兒郎，與同塾同學，依舊落落寡合。

塾師教黃興作文，發現他不喜歡啾啾括帖之學，所作的文章，頗有奇突之處，曾經諄諄告誡他說：

「你的文字，縱橫排宕，用之於圍場，考舉人，考進士，那倒還差不多。倘若你想用來考中一名秀才，可就大非所宜了。你總不能不中秀才就去應會試，赴春圍，中舉成進士呀？」

黃興敬謹受教，從此潛心經史，在章句之學上痛下功夫。果然不負他寡母和塾師的期望，十九歲便補博士弟子員，二十歲食餼，成了廩生，接着便應會試，考舉人，臨行之日，親友置酒爲他祖餞，人人都說來日春秋榜上，必有飛黃騰達之一日，唯有黃興雙眉緊皺，愀然不樂的向衆人說道：「其實我志不在此，這次赴省應試，不過藉此機會，游覽各處風景而已。」

黃興畢生最早爲人傳誦的兩句名句，所謂：「一第豈能酬我志，此行聊慰白頭親。」詩題原爲「別母應試感懷」，那一次他是應鄉試考舉人，臨行之際口占此詩以慰堂上老母，在此以前，黃興中過秀才，補了廩生，還曾支過清朝的廩餼銀兩。中秀



民國元年臨時政府時期，出任陸軍總長兼參謀總長的黃興。

才的前兩年，光緒十七年（一八九一），黃興十八歲，和他的元配夫人廖淡如女士結婚，廖女士共生三子二女，子一歐、一中、一寰，女振華、德華。辛亥（一九一一年）黃花岡之役後，由於女同志徐宗漢掩護脫險，相偕同赴香港，黃興在醫院將動手術，院方規定須由直系親屬簽字同意，情不得已，徐宗漢乃冒稱黃興之妻簽字於同意書上，其後復殷勤侍疾，雙方竟萌生愛苗，徐宗漢成爲了黃興的續配，締結一宗革命姻緣。

當年徐宗漢正是文君新寡，她的前夫是廣州富室，名門巨族之後海豐人李晉一。徐宗漢籍隸廣東香山（今中山縣），初名佩萱，也是因爲從事革命的關係，將閨名改爲宗漢的。她和李晉一生了子女各一，子李應強，女李若鴻。這兩個孩子都被黃興接到他家同住，撫之如同己出。宗漢再醮後，又給黃興生了兩個兒子，一名一美，一名一球。此外黃興家中還有一個名叫文子的女孩，據說是黃興旅居日本的時候，與一位日籍女郎的愛情結晶品，因此，黃興的家裏一直都很熱鬧，大大小小的孩子一共有十個之多。

青年時期的黃興，魁梧健壯，賦性豪爽，他曾從瀏陽國術家李永球習鳥家拳，又好馳馬擊劍，平時有任俠風，愛打抱不平。在長沙東鄉一帶扶危濟傾，鋤暴安良，因而經常傳出黃興的俠義故事。長沙父老，多年以還猶仍津津樂道。其中最膾炙人口的，則有兩件。

痛懲劣紳斬童老么

其一是東鄉劣紳曾某，垂涎鄰家某婦美貌，竟設計陷害其夫，使之入獄，然後恃強將鄰婦奪回家中，事爲黃興所知，義憤填膺，揚言必將施予痛懲。可是曾姓劣紳做賊心虛，邪不敵正，一見黃興便避之猶恐不及，使黃興得不着伸張正義，加以懲治的機會。

有一天，東村某甲給他的兒子娶媳婦，某甲和黃家是姻親，黃興應邀前往喝喜酒。冤家路窄，恰好劣紳曾某也在座，他一見黃興，大驚失色，只是急欲起身躲避時，已經來不及了。

衆人但見黃興不動聲色，但却故意往曾某的身旁一坐，漫不經意的一伸手，將一杯濃茶碰倒，滾熱茶汁，全部潑在曾某的新袍褂上。

在衆目睽睽之下，曾某顏面攸關，不得不站起身來埋怨的說：

「黃秀才，你這是在做什麼？」

然而，一語未竟，黃興即已義正詞嚴，抗聲答道：

「我只不過弄濕了你的衣裳，你已經不能忍了。像你那樣污佔人妻，又叫人家如何忍氣吞聲呀！」

語罷，一把抓住曾某，揮拳便打，直把曾某打得面赤臉腫，遍體帶傷。若不是在座的人唯恐鬧出人命，急起勸止，曾姓劣紳早就被黃興一頓拳脚打死了。

從此，曾姓劣紳銷聲匿跡，不敢再胡作非爲。黃興的俠名，也就傳遍遐邇。

第二件事，場面更大。早年善化民風强悍，山區尤不乏盜匪，他們出山打家劫舍，往往連劫數家，釀成巨案。受害人訴諸官府，清吏不過虛張聲勢，派員下鄉查緝一番而已。黃興以桑梓爲重，慨然引保境安民爲己任。他挺身而出，號召鄉民，組織了一個守望相助，互爲支援的鄉團，盜風果然爲之稍殺，東鄉鄉民正額手稱慶，忽有一名悍匪童老公，糾集了一百餘名嘍囉，公然向東鄉某村挑釁。通常，盜匪來勢如此其猛，即連清吏官兵亦不敢攔其鋒。但是東鄉鄉團在黃興主持之下，訓練有素，保鄉心切，仍然鼓勇拿起槍棒鋤頭和童老公的股匪拚命。雙方力戰，鄉民漸漸不支，勢正危急，驟見黃興馳馬突入莊內，嗚嗚叱咤，直向羣匪奔去，揮刀猛砍

，手刃悍匪數名，尤且將童老么一舉成擒，綑綁起來，餘匪見黃興勇不可當，一閃而散，抱頭鼠竄而逃。

隔了許久，善化知縣方始率領官兵衙役趕來支援，其實他是在放馬後砲，打算等股匪洗劫撤走後追趕一陣，敷衍了事。但當善化知縣眼見黃興壯匪數名，且將童老么擒獲，不禁喜出望外，他連忙上前向黃秀才賀功，並且表示即將童老么押赴縣城歸案，黃興不欲清吏冒功請賞，便一聲冷笑的道：

「生員捍衛本鄉，那是應盡的義務，何勞貴縣來賀。何況朝廷命貴縣出宰善化，原期貴縣除暴安良。貴縣平時對捕盜之責廢弛不顧，現在看到盜首被我們擒獲，就要將盜首押赴縣衙懲治，那豈不是強奪我們的功勞，而爲一己邀功，達到你升官發財的目的嗎？請貴縣放心，這盜首童老么，生員自會加以懲處。」

一席話說得善化知縣瞠目結舌，不知如何措答。黃興却已搶先一步，拔出腰間寶劍，一劍梟去了童老么的首級，然後徐徐的再向善化知縣說：

「我這一劍，不是要比貴縣對付盜匪的手段，直接痛快得多了嗎？」

善化知縣眼望着地上身首異處的童老么，盜首已死，無由請功，對黃興尤無可奈何，他祇好廢然率隊退回縣城。

這是黃興第一次對清吏的公然反抗，他總算是獲得了初步的勝利。

寸陰是競 尺璧勿寶

在早年的革命同志之中，和黃興訂交最久的是周震麟，因爲黃周兩家是世交。黃興的父親黃筱村，和周震麟之叔周理琴，曾經同在長沙授館，時相過從。所以黃興、周震麟在青年時期卽已結識。光緒二十四年戊戌（

一八九八），湖廣總督張之洞在武昌設兩湖書院，招考湘鄂兩省優秀子弟入院肄業。黃興在稟明堂上以後，獲准赴鄂投考，榮獲第一，自此進入兩湖書院就讀。很湊巧，他和同時考進兩湖書院的周震麟同住一間宿舍，而且前後歷時達五年之久。

黃興入兩湖書院之初，正值光緒秉政，百日維新。康有爲，梁啟超暨譚嗣同等六君子的相繼重用，厲行改革，給舉國朝野帶來了莫大的希望。然而霹靂一聲，戊戌政變，光緒被囚，慈禧三度垂簾聽政，康梁逃到國外，六君子見殺菜市口，昏庸顛預的舊黨重新掌握政權，硬逼着瀕於危亡的中國大開倒車，違反世界潮流。這一次劇變大有雷霆萬鈞之勢，使全國的有識之士，都深切體認非推翻滿清不足以救亡圖存。黃興蒿目時艱，痛心疾首，自亦不能例外。但他的學養精深，素性沉默，從不將他內心從事革命的熱望形諸於色。他只是利用在學期間，竭盡全力的充實自己，黃興在兩湖書院時的發奮苦讀，勤於鍛鍊，在同窗之間是人人欽敬，個個讚佩不置的。他曾作了筆墨銘各一，作爲自我惕勵的座右銘。其筆銘是：「朝作書，暮作書，雕蟲篆刻胡爲乎？投筆方爲大丈夫！」志氣抱負，直追班定遠。墨銘則謂：「墨磨日短，人磨日老，寸陰是競，尺璧勿寶！」由而可見他是如何的愛惜光陰，以及他的用功之勤。

兩湖書院有一百數十名學生，每餐開飯，鳴鐘爲號。但因餐廳與教室距離頗遠，學生往往在未鳴鐘後，即已麇集在飯廳週圍，一聽鐘響，立即入內開動。唯獨寸陰是競的黃興，獨自一人坐在教室裏，潛心苦讀，必定要聽到鐘聲響時，方始整理筆墨書籍，從容的步向餐廳用餐。因此，他經常是人到餐廳門口，而與用餐已畢的同學劈面相逢，只好捩腹而返。肚子餓了，便命校役去買點饅頭、燒餅充饑。更由於天長日久，所費不貲，他便一天只喫一頓，同學勸他何不早離教室一步，免得頓頓撲空，常日挨餓。然而黃興爲了珍惜那一小段時間，

堅持他自己的原則，縱使饑腸轆轤也毫無怨言。

兩湖書院創始之時，正張之洞倡呼「中學爲體，西學爲用」之際，張氏幕府，有極端守舊的梁鼎芬，也有刻意求新的辜鴻銘。因此，兩湖書院的課程，除了中國固有的經史文學，尤有當年最稱新穎的天文、輿地、數學、測量、化學、博物、兵法及兵操。各科老師，都是張之洞等多方延攬而來的權威學者。黃興是最用功的學生，對於每一門課程他都悉力以赴，從不懈怠。祇不過就個人興趣而言，他對地理、兵法和兵操三科，較爲偏愛。黃興熱中地理，一方面由於他深知不諳地理即無以曉天下大勢，一方面也是因爲兩湖書院有兩位湖南籍的輿地權威，楊守敬和鄒代鈞。至於兵法兵操之着重，固因他自幼即文武兼資，樂之不疲，此外也有點頗欲學以致用，來日可以領軍作戰，從事革命工作的關係。

戊戌政變後，黃興的思想即已開始起急劇的變化，他瞞着老師和同學，私下買了好些「西洋革命史」、盧梭「民約論」一類的書籍，利用課餘之暇，埋首鑽研。黃興革命思想的孕育，正是在這一段時期裏奠立的初基。

在人才濟濟的兩湖書院裏，黃興先已成爲最激進的革命派，但却由於他不露聲色，在那麼許多師生之前，毫無破綻可尋，竟致沒有一個人預料得到，他將來會成爲僅次於中山先生的革命領袖，開國元勳。當時兩湖書院的山長是一度任過武昌知府的梁鼎芬，此公徒知效忠於清廷，即使在鼎革以後，他依舊頑固的否認中華民國的存在，光緒之后隆裕病逝，梁鼎芬曾在隆裕陵前大罵民國官員，尤且出任廢帝溥儀的老師，參加過跡近兒戲的張勳復辟。

首次參加革命起義

像這樣一個食古不化，但效愚忠的滿清頑固遺老，居然會對未來的革命黨第二領袖揚揚備至，大為激賞，真是梁鼎芬一生之中，又一趣劇之一。梁鼎芬推崇黃興：「文似東坡，字工北魏，詩尤豪邁清逸」，認為他是品行兼優的優秀學生，來日必定蜚聲翰苑，成為朝廷的柱石。他曾一再敦促黃興應鄉試，赴春闈，連戰連捷，大魁天下。黃興則志不在此，惟有虛與委蛇。

有一天，黃興和幾位志趣相同，比較要好的同學，聚在一起談天。起先，他默默的聽着衆人暢談新學，多半都在詡羨西洋的砲利船堅，工商業發達，認為中國應該急起直追，有所倣效。黃興深憾於他這些好朋友只知道襲人皮毛，而遺其精神，對於立國的根本，茫然一無所知。他忍不住的發言說道：

「我國如果要振奮精神，勉為強國，那就不是僅自這種形式上所可求得的。」

於是就有人問他：

「那麼，依你之見，又該如何呢？」

黃興話到嘴邊，偏又縮回去了，他只是推搪敷衍的答了句：

「這話就很難說了。」

但是衆人不依，一定要他說出他的高見，一聲聲的在追問：

「你說呀，你說呀，我們究該如之何？」

黃興迫不得已，方始坦率的說：

「譬如我們要建造一幢新房子吧，欲建新屋，便不能不先將舊屋拆去。如若不然，僅祇在舊房子裏補補破簷，刷刷牆壁，就算是建成一幢新屋了。請問，這是欺人呢，還是自欺？」

他的話剛說完，一位同學白逾桓，唯恐他作此推翻滿清的革命主張，會被清吏羅織入罪，橫生波折，他趕緊打個岔，開個頑笑，但却語意深長的說：

「蘆午，難道你想學泥瓦匠了呀？以你的資質，來日必成大器，學泥瓦匠未免太可惜了。我希望你善自珍惜你自己，切莫自暴自棄！」

黃興是聰明人，當然一聽便懂，他自悔失言，險些召來殺身滅門之禍。跟白逾桓兩個，顧左右而言他，結束了這一場辯論。當晚，他和白逾桓耳語密談，各抒抱負，自此建立了革命同志的友誼。所以，黃興所交結的第一位革命同志，厥爲白逾桓了。

光緒二十六年（一九〇〇）庚子拳亂，八國聯軍之役，唐才常、秦力山、蔡松坡等從日本回國，聯合長江會黨，組織自立會，成立自立軍，企圖在長江一帶大舉，是爲庚子漢口之役，由於唐秦都是湖南人，尤其是唐才常，和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，並有「瀏陽二傑」之稱。唐秦等人離日返國之前，中山先生和梁啓超俱曾爲他們餞行，中山先生曾函請漢口方面與中會的同鄉同志，對漢口舉義儘力協助，康梁又在海外替他們募得數十萬元的鉅款。因此，唐秦之來，聲勢頗大。對於旅居武漢的湖南志士來說，尤其覺得興奮鼓舞。

張之洞派他去留學

這一次的庚子漢口之役，黃興曾應唐才常、秦力山等人之請，毅然決然的參加了，是爲黃興從事革命工作之始，他和多年好友，當時同窗周震麟二人，組爲一個小組。他們所負的任務是運動清軍中的湖南官兵，請他們在唐才常舉事的時候，保持中立，勿加阻止，不要被清吏所利用。

黃興和周震麟所聯絡的，大都為清軍中下級軍官，由於這一次工作，使黃興對軍隊內部的情形，加深了瞭解與認識。他們所做的工作也有相當的成績。祇不過，庚子八月，庚子漢口之役終因康有為遲遲未將海外捐款匯出，迫使唐才常預定的起義日期一再延期，加以事機不密，消息終於走漏，唐才常等被張之洞捕殺，秦力山、楊篤立、蔡松坡等則伴獲走脫，參加其事的湖南人，在武漢和長城兩地，計有三十餘人被捕處死。黃興、周震麟倒是不曾受到牽連。他們還在兩湖書院的宿舍裏，為秦力山、楊篤生二人餞過行，胆氣之豪，誠足令人欽佩。由於黃興和唐才常、楊篤生等一度共事的關係，後來黃興到了東京，還曾搜集唐才常的遺文若干篇，附以譚嗣同所撰的一些文章，為他們刊印了一部「瀏陽二傑遺文」，風行於世。辛亥（一九一一）黃花岡之役失敗後，楊篤生時在英國倫敦，他痛恨國事之不可為，為知己好友黃興的再度敗績而悲沮，竟至蹈海自殺。黃興在香港驚聞噩耗，愴悼良深，他曾感慨萬狀的說：

「伯先（趙聲）死矣，篤生復自沉，吾輩尚有何面目偷生於人間哉？」

他親筆撰寫一副長達四十餘言的長聯，哭楊篤生。凡此都可令人想見黃興實為至性中人，而革命同志的交誼，又是何等的真誠摯切。

黃興都已經實際參加革命行動了，但是張之洞和梁鼎芬不但毫不知情，而且還認為他們是清廷未來的棟樑，理應大力汲引，加意培植。光緒二十七年（一九〇一）夏天，黃興自兩湖書院畢業，由於他自己無意仕進，又沒有更上層樓的高級學府可資深造，他便留在兩湖學院繼續自修，一年後，張之洞基於為他找出路，同時也有意培育未來的師資，他在兩湖、經心、江漢三書院選拔品學兼優的學生三十餘人，全部公費，派赴日本東京宏文學院，進入速成師範科，肄業八個月，畢業後返回國內，充任各級新學堂的教師。

當年黃興二十五歲，他首獲入選，和三十餘位同學由武漢而上海，由上海而東京，邁進了宏文學院的大門。宏文學院係由日人嘉納治五郎所創辦，其速成師範科即專為中國學生所設。黃興係在光緒二十八年（一九〇二）五月入學，與他同班的有湯樞（爾和）、周樹人（魯迅）等，湯周二人來自浙江。

在宏文學院時，日籍教授一概用日語授課，而由范源濂（民國後曾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，字靜生）擔任翻譯。當時，中山先生在橫濱，梁啟超等則在東京發行「新民叢報」，前者倡導革命，後者矢志保皇，兩派之間如涇渭之分明。

精心釐定革命策略

然而黃興抵日之初，即能別樹一幟，他在東京經常所接觸的人物是往後的「蘇報案」主角章太炎（炳麟）、「猛回頭」著者陳天華，專事聯絡會黨揭竿起義的湖南同鄉劉揆一，還有庚子漢口之役通誠合作過的楊篤生等人。當時革命與立憲之爭甚器塵上，日本留學生因政見之不同分為兩大派，弘文學院的中國留學生經常以自修室為辯論場，兩派相持不下，爭辯激烈。其間陳天華、章太炎等久已痛恨滿清之政治腐敗，顛預無能，亟欲推翻滿清，實行革命主義。他們的見解與黃興不謀而合。楊篤生則起先傾向於立憲派保皇黨，服膺康梁之主張。但在庚子漢口之役失敗後，黃興、周震麟為秦力山、楊篤生等餞別，酒酣耳熱之際，黃興曾聲淚俱下的力勸秦楊放棄保皇幻想，認為唯有革命始可以救中國，為庚子之役死難烈士復仇。當時秦力山、楊篤生痛定思痛（唐才常之敗係由於保皇黨首領康有為之吞沒捐款，遲遲不發），兼以深受黃興澎湃熱情之感動，方始認定黃興主張正確，表示全盤接受，自此楊篤生成為革命黨之中堅。因此，一股新生的力量開始萌芽滋長，中國大革命又

一次顯露曙光，黃章陳劉楊等日夕盤桓，熱烈討論，由志同道合進而分工合作，利用課餘之暇，聯絡華人同志感情，歷時四閱月後，所邀集的同志已達數百人之多。光緒二十八年（一九〇二）十月，黃興等諸同志創辦「遊學譯編」，宗旨在於博採書報，擇而譯述，介紹新知。發起者有黃興、楊篤生、楊度等人。在這個刊物裏，黃興親自負責移譯東瀛教育論述，在「遊學譯編」第二期至第四期上，黃興曾經譯介過日本教育家山田邦彥所著之「學校行政法論」。不久，黃興和他的同志們又創設「湖南編譯社」，專事編譯國內各學校所需用的教科書，同時倡導用白話小說喚起國民精神。陳天華的不朽名著：「猛回頭」、「獅子吼」，就是在這一段時期應運而生的。

除了發行革命刊物，黃興他們還在每星期日召集同志，舉行秘密會議，通常都是由黃興登台演說，痛詆滿人罪狀，講到激動時，每每捶胸跺足，聲淚俱下，使聽者無不為之動容。同時，黃興又決定了推翻滿清，從事革命的方針，作為革命工作的最高原則，他曾撰文指出：「凡各國民族之鼓舞興起於革命事業者，未有不由於教育之影響者。」並謂：「中華民族經營革命之事業者，必以下等社會為根據地，而以中等社會為運動場。」從而他決定了對於中等社會教育事業的如下四個方向：

- 一、結集特別團體。
 - 二、流通秘密書報。
 - 三、組織公共機關。
 - 四、鼓舞進取風尚。
- 此外，對於下等社會的教育，也釐訂了如次的三項原則：

一、與祕密社會爲伍，轉移其舊思想，而注入以新思想。轉移其舊手段，而注入之以新手段。
二、與勞動社會爲伍，改革其舊知識，而注入之以新知識。變易其舊習慣，而注入之以新習慣。
三、與軍人社會爲伍，破壞其舊勢力，而鞏動之以新勢力。排斥其舊事功，而歆羨之以新事功。
黃興且認爲，以上三者之妙用，右於如下的兩方面：

一、結集通俗講演祕密會場。

二、流通通俗講演之文字。

到這時候，黃興的國民革命理論基礎可謂完全確立，上列各點溶合了日本人之理論，與乎國人之經驗。不但不成爲黃興組織華興會以後的革命最高策略，同時，對於未來由興中會與華興會合併而成的中國同盟會，也有莫大的影響。因爲，在此以前，中山先生創立興中會時，祇着重於下層社會的聯絡工作，但與華興會合而爲一後，方始對中層社會兼籌並顧，而貫徹黃興所主張的：「以下等社會爲根據地，而以中等社會爲運動場。」同盟會頻年以還義旗迭舉，絕大部份係由祕密社會、勞動社會、軍人社會份子爲骨幹，便是最好的證明。

華興公司採礦為名

黃興首度旅日，爲期不到一年半，但是他却利用每一分秒的時間，做了不少的事情。華興會的根基是他在日本打好了的革命方針，也在這一段時期確立。黃興本人，尤其一以貫之的實施他自己的文武合一教育，他吸收新知，譯介日本教育理論，編譯國內學校所迫切需要的教科書，並且提倡文藝，加強革命宣傳，同時也參加了東京神樂坂的武術會，每天清早，都要到該會去練習射擊和騎術，尙且經常參加比賽，爲國人爭光，使自己

成爲百發百中的神槍手，在他的書房裏，到處都散放着武術會所發給的獎牌。然後，再利用假日閒暇，參觀各地士官聯隊所舉行的兵操。

光緒二十九年（一九〇二）四月，黃興憤於八國聯軍之役後，聯軍十五萬久據我東北，拒絕撤兵，嚴重侵犯我國的領土和主權，他邀集了陳天華、藍天蔚、湯禰、鈕永建、劉揆一、蔡松坡、劉成昌、楊篤生、李書城、張繼、馮自由、程家禔、馬君武、經亨頤、秦毓鎰等，組成了「拒俄義勇隊」，推士官學校學生藍天蔚爲隊長，派鈕永建、湯禰回國，游說時任直隸總督、北洋大臣的袁世凱，請他出兵驅逐俄軍，拒俄義勇隊全體同志誓爲後盾。在中國歷史上，這還是留學生；——高級知識份子的抵禦外侮，自動請纓的第一次。然而，清廷官吏徒知殘民媚外，不但拒絕了留日拒俄義勇隊的請願，尙且向日本政府交涉，強迫解散，並且嚴禁留日學生學習兵操。鈕永建和湯禰到了天津，復被清廷指爲「亂黨」，險遭逮捕。清廷的倒行逆施之舉，引起了留日愛國學生的普遍憤慨，他們更進一步的組織「軍國民教育會」，推舉黃興回國，積極推動革命。

於是，黃興在癸卯（一九〇三）之夏，由日本返抵上海，行前他已接受劉揆一的建議，預備連絡湖南哥老會龍頭馬福益，在湘垣起義。抵滬後，即應長沙明德學堂監督胡元倓之聘，赴長沙任教，從此他以明德學堂作爲湖南革命運動的一大重要據點。留在日本的革命同志，如周震麟、張繼、蘇曼殊（玄瑛）、吳祿貞、秦毓鎰、陸鴻達等，嗣後都相繼到明德任過教職。

黃興從上海啓程返湘，途經武昌，回到母校兩湖書院，他曾抱着大無畏的精神，向在校師生發表演說，痛陳中國必須革命的理由，並且和守舊派人士展開激辯。事聞於鄂督張之洞，深憾他對黃興「看走了眼」，黃興並非彼道中人，他勃然大怒，立命梁鼎芬逕予拿辦，梁鼎芬則懸牌驅逐黃興出境。可是，黃興却仍在風聲鶴唳

之中逗留了八天，將鄒容所著的「革命軍」、陳天華所著的「猛回頭」四千餘冊，散發給武昌軍界學界人士，然後從容搭輪返湘。正由於他在武昌播下了革命的種籽，其後方使武昌的革命團體風起雲湧，革命運動如火如荼。辛亥革命，武昌終於成爲道義之區。

抵達長沙後，黃興一面在明德任教，一面暗中吸收同志，聯絡各方，積極籌備組織華興會。一九〇三年九月十六日（陽曆十一月四日），借黃興三十初度，做生日酒的機會，假長沙西區保甲局巷彭淵恂的家裏，辦了兩桌酒席，聚集了二十餘位同志，舉行成立華興會的祕密會議。到會者計有黃興、彭淵恂、周震麟、張繼、柳聘農、陳方度、徐佛蘇、譚人鳳、蘇曼殊、吳祿貞、陳天華、宋教仁、黃牧、柳繼忠等人。會中決定設立華興會，公推黃興爲會長，爲了避免清吏注意，對外暫用華興公司的名義，而以半公開的方式出現。對外間而言，華興公司係爲興辦礦業而設，集股一百萬元。用「礦業」作革命的暗號，「入股」即代表入會，股票亦即會員證。黃興並揭橥「同心撲滿，當面算清」二語，在生意經中寓有「撲滅滿清」之意。在華興會之下，另外又設立了兩個團體，一名「同仇會」，專門聯絡哥老會，一名「黃漢會」，負責運動軍隊，參加起義。

中國同盟會一頁史

華興會成立後，黃興便積極進行聯絡，策劃舉事。他曾由劉揆一引領，深入湘潭茶園鋪鑛山岩洞，與哥老會龍頭馬福益祕密會晤，約定雙方同以「驅逐韃虜、光復舊物」爲宗旨，密謀在光緒三十年（一九〇四）十月初十，慈禧七十壽辰之日，埋置炸彈於長沙萬壽宮禮堂，將省垣全城文武，一舉炸斃，然後乘機起義，省垣武備學堂學生及新舊軍同情革命者一致起而響應。省垣之外，尤分瀏陽、醴陵、衡州、常德、岳州、寶慶六路，

共推黃興爲主帥，劉揆一與馬福益分任正副總指揮，這便是甲辰長沙之役事前的部署。

長沙之役終因活動範圍漸漸擴大，參加份子益趨複雜，引起清吏注意，派清兵與馬福益的部下交歡刺探，事機敗露，黃興化裝爲海關人員，混出長沙城外，經漢口逃抵上海。在此一役中，黃興曾鬻售祖遺田產，購置槍械，家道因而中落。可是黃興受此重大挫折，仍不氣餒，他在上海再接再厲，設立「啓明編譯社」，權充機關部，並且分頭運動大江南北學界軍界志士，擬在武昌、南京等地陸續起義，使華興會的聲勢，不然爲之復振。可惜的是十一月十九日，萬福華刺殺清廷駐俄公使王之春不成，同志多人俱都牽連，黃興且被租界捕房拘捕下獄，幸虧未被捕房中人識破身份，獲得釋放後，遂與劉揆一東渡日本。其間一度聽說馬福益將於湖南洪江再舉，黃興聞訊匆匆折返湖南主持其事，惟在途中即已獲知馬福益被捕遇害的消息，他又廢然而返。

翌年（一九〇五）七月十九日，中山先生自歐抵日，由日本志士宮崎寅藏介紹，往訪黃興，是爲中國早期兩大革命領袖攜手合作之始，黃興對於中山先生的革命理論與方針大爲折服，旋即進行組織中國同盟會之籌備工作，華興會方面的革命同志，對於是否參加同盟會一節聚訟紛紜，最後結論則爲「悉依個人自由」。

八月二十日，中國同盟會舉行成立大會，由黃興宣讀章程草案，獲得修正通過。按照章程同盟會應設總理一人，亦由黃興起立提議：

「公推孫中山先生爲本黨總理，不必經由選舉手續。」

經加盟同志三百餘人一致舉手贊成，中山先生自此而爲國民革命的唯一領袖。同盟會下設執行、評議、司法三部；執行部之下又分庶務、書記、內務、外務、會計、經理六部，黃興乃由中山先生指定爲庶務部部长，並兼湖南分會會長。黃興尚且提議將原由華興會主辦之「二十世紀之支那」雜誌，改充中國同盟會之機關報，

經幹部會議議決，將該刊改名「民報」，十月二十一日（陽曆十一月十七日）民報在東京正式發刊，中山先生親撰發刊詞，首度公開發表民族、民權、民生主義。

中國同盟會成立後，大革命即已進入實際行動階級，所謂「孫氏理想，黃氏實行」的結合，使排滿革命的前途大放光明，進度呈一日千里之勢。自同盟會成立的第二年（一九〇六）起，至武昌起義，民國肇建止，全國各地革命同志舉事共達十五次之多，其中大部份俱由黃興代為策劃指揮，或領導同志與清軍作戰。例如丙午（一九〇六）萍瀏之役即為甲辰（一九〇四）長沙之役之延續，防城之役、欽廉起義、河口舉事、三二九黃花岡之役均以黃興為總指揮，鎮南關一役黃興且與中山先生並肩作戰開砲轟擊清軍。尤其光緒三十二年（一九〇六）以後中山先生經常奔走南洋、歐美各地籌募革命經費，復以清廷脅迫日本政府不准入境居留，黃興曾經長時期的代理同盟會總理一職，轉往各地之外，尚須兼顧東京總部一應事務，因此，在此一時期黃興的辛勤勞瘁，確是功不可沒的。

互相友愛達到目的

在這麼許多年裏，經歷了如此其多驚天動地的大事，孫、黃合作無間固無論矣，而黃興對於中山先生之竭誠擁戴，敬禮有加，尤足為後世之楷模。自中山先生偕宮崎寅藏訪晤黃興之日起，黃興不論在人前人後，終其生尊稱中山為「先生」。當中國同盟會成立之初，一部份華興會同志原不主張加入，如章士釗、劉揆一即為堅持最力者，但在黃興的調和之下，仍然為國民革命出力如故，並無畛域之見。這也是受了黃興經常掛在嘴上的「一句話：『為黨與大局』」所感召。光緒三十三年丁未（一九〇七）六月，章太炎（炳麟）對中山先生有所誤會，

薄言往愬，甚至醞釀改選黃興爲中國同盟會總理。黃興聞訊立即馳書斥責，他嚴詞糾正章太炎等同志的錯誤之說。

「革命爲黨衆生死問題，而非個人名位問題。孫總理德高望重，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，乞勿誤會，而傾心推擁，且免陷與於不義。」

黃興對待革命領袖之忠誠，與其爲人氣度之恢宏，涵養之深邃，可自他平素自勵之語，有所窺知，黃興每每坦然以告親友：「事苟有濟，成之者何必在我。」他又有兩句座右銘是：「正其誼不謀其利，明其道不計其功。」此所以，三二九黃花岡之役，他身爲統籌部部長，以趙聲副之，發動之前，他却推舉趙聲爲總指揮。及至趙聲和胡漢民，率領二百餘名選鋒同志，自港入穗，廣州清吏先已得到風聲，在三二九之日中止港穗班輪，使趙聲等趕到廣州城外，爲時已在三月三十早晨，黃花岡之役早已失敗。便在趙聲遲遲不克趕來之際，時機緊迫，發難在即，黃興採取斷然措施，親代總指揮之職。失敗後，逃抵香港，作長書致各地同志，仍然語語自責，並無絲毫推諉意圖。而且，他更痛悼同志死事之慘烈，日夜惟以「報吾良友之仇」爲念，決心「以酬死事諸君，庶於心稍安。」中山先生在美聽到這個消息，非常着急，他立即致電黃興，加以勸阻，同時還在他寫給吳稚暉（敬恆）的一封信裏，憂心忡忡的說：

「黃君一身爲同志之所望，亦革命成功之關鍵。彼之職務，蓋可爲更大之事業。則此個人主義，非彼之所爲。」

孫黃兩大革命領袖，相知之深，相處之誠，誠足以傳爲千古佳話了。

當武昌義師之起，中部同盟會主事人宋教仁正臥病滬上，卽由香港，促黃興赴滬協商，可是九月初三（陽

曆十月二十四日）黃興趕到上海，他和宋教仁匆匆一晤，當天便攜同續配夫人徐宗漢，化裝易服，混在張竹君的紅十字會救傷隊中，一路通過清軍的嚴密盤查，而於初七日即抵達武昌，黎元洪獲悉黃興抵步，興奮莫名，立刻派出多人，高舉「黃興到！」的高脚木牌，遍城宣佈佳音。武昌百姓，雀躍三千，家家戶戶大放砲仗，士氣民心爲之大振。但是，黃興自述他的心情，却是「愧我年來頻敗北，馬前趨拜敢稱雄？」

黃興抵達武昌的當天，拜會過黎元洪，席不暇暖，旋即渡江赴漢口，親赴最前線督陣，苦戰五天，清軍第一軍統馮國璋縱火焚燒漢口，繁華市區化爲一片瓦礫，漢口失陷，革命軍退守漢陽。次日，黎元洪在武昌閱馬廠登壇拜將，授任黃興爲民軍戰時總司令，黃興在致答詞的時候，即曾語重心長的說：

「自來成大事，定大業者，必自己能同心協力。若自己各存意見，互相齟齬，無論有何種勢力，均不能成事。洪楊之敗，其前車可鑑也。我同胞無論辦事人及兵士皆宜互相友愛，以期其達到目的。」

床下都督登台拜將

黃興受黎元洪之命而爲總司令，武昌的革命同志，大都不以爲然。有人擁他出任湖南北大都督，有人促他從速組織中央政府，藉以控制全局。日本志士北一輝，甚至措詞激烈的說：

「黃先生不應以堂堂的革命元勳，屈居於革命軍俘虜（按指黎元洪）之下！」

但是黃興却始終屹然不爲所動，他祇是在口口聲聲的說：

「本人願先上前線，與滿虜決一死戰！」

陽夏之戰既告敗績，革命軍退保武昌。黃興又化裝易服東下，十月十四日（十二月四日）已獨立的十省代

表選舉黃興爲大元帥，以黎元洪爲副，議設臨時政府於南京。黃興又是極力謙辭，堅不承認。江蘇都督程德全再三勸促黃興到會，黃興則必欲大會重新選舉。上海都督陳其美起立致詞，大聲疾呼：

「昨日之選舉，萬萬不可作爲無效。……捨克強先生外，無足當此者！」

可是黃興一仍表示自己才力不勝，請舉黎元洪爲大元帥，自己居於副席。這一大僵局，若不是中山先生計日抵滬的電報適時來到，羣情振奮，一致改擁中山先生爲臨時大總統，還不知將伊於胡底呢？

民元前後，黎元洪有「床下都督」之譏稱，相傳他是匿身床下，被革命同志硬拖出來當鄂軍都督的。但是，黃興對黎元洪的敬重，却心口如一，亘久不變。民國元年他卸任陸軍、參謀兩總長後，應袁世凱之邀訪問北京，一住兼旬，旋即返里省親，湘中人士，歡聲雷動，掀起了空前熱烈的歡迎浪潮，有人主張將長沙的小南門易名爲黃興門，以彰黃興的不世殊勳，黃興却期期以爲不可，他由衷推辭的說：

「我奔走革命，係爲萬人謀幸福，非爲個人名譽計。今若通過此議，轉將授外人以口實，而且此次革命告成，乃黃陂（黎元洪、湖北黃陂人）首發其難，論功當以黎公爲最。爲何不聞鄂省公民有將漢陽門易爲元洪門之議呢？這事是我斷乎不能贊成的。」

然而，湘中人士却不管他贊不贊成，等他離湘赴滬以後，依舊把小南門改成黃興門了。

自南京留守解任，到二次革命失敗，東渡日本，旋赴美國，黃興在民國元年到五年袁世凱死，黎元洪繼，中山先生和黃興相繼自日美返抵國門，這一大段歷史，早期的中外雜誌頗多記述，中外讀者，當已耳熟能詳，茲不再贅。民國五年陽曆六月二十二日，黃興返抵上海，當時中山先生業已先在，和他時相過從，促膝暢論天下大事。黎元洪一再敦請孫黃出山，藉爲己助，都被孫黃加以婉拒，其間和黃興堅持「與其巧取，弗若拙守」

的主義，頗有關係。當湘督湯壽銘被湖南人撵走，三湘人士曾經電請政府力挽黃興出任湖南督軍。黎元洪和段祺瑞俱曾致電黃興，徵求他的同意。但是黃興仍然以才不勝任爲辭。他的左右詢以故，黃興便侃侃然的說道：「我奔走國事二十餘年，目的在爲人民謀幸福，非爲個人求權利。方今共和復活，社會上應與應革之處正多。我的政治主張無非民主主義和改良主義，不如從此着手，國家方可獲得間接的補益。所以歐西在野黨的責任，比當軸者尤重，今後我即將本此宗旨而行。」

口鼻噴血病入膏肓

民國五年十月十日國慶紀念，黃興曾邀集同志赴味莼園同申慶祝。那天他起身特別早，正在法租界霞飛路私邸的庭園裏散步，驟覺耳鳴目眩，想要進屋休息，尙未來得及舉步，便有一股鮮血，自口中噴出，當下便暈倒在地，了無知覺。那時候黃太夫人、黃夫人和二、三、四公子都在日本長崎，惟有長公子一歐隨侍在側，他親狀大驚，立延德國醫師居禮前來診治。居禮投以治標的藥，果使黃興徐徐的甦醒，他張開眼睛，頭一句話就說：

「請分別通知各同志，味莼園之約，恕我不能去了。」

當天午後北京來電，黎元洪授予黃興勳一位。黃興不但不喜，反而慨乎系之的說：

「想我奔走革命二十餘年，那完全是我對國民應盡的職責，毫無勞績可言。元首授我大勳位，使我深感慚愧。」

他就在病榻上口授辭呈，命他的長公子黃一歐擬就電稿，婉詞却謝，並且關照要立刻拍發出去。

口鼻噴血後，黃興即以客廳爲病室，治療調養，數日後，稍見起色，但是精神仍覺疲憊。日本老同志宮崎滔天前來探疾，黃興撫着他的肩背說：

「我自從涉世以來，就抱持憂國之念。我這個病，可說由來已久了。因爲我是心病而非身病，只要此身一日存在，我的憂國之念就不容或已。如今會突然罹此重症，或許是我的一腔熱血猶有未盡，所以要悉數吐瀉噴濺，有以報我國民。果真如此，那我此次必死無疑。」

宮崎滔天難以遏忍，頓時就掩面痛哭起來。

十天以後，黃興的病況越來越見轉好，彷彿可能痊癒了。但是他却關心時局，每天都在病榻上詢及國事。當他聽說法國人亟欲佔領天津老西開（地名，本名海光寺窪，居英法日租界和南市之中），以及黎元洪、段祺瑞的府院之爭愈演愈烈。黃興便焦燥萬分，大發脾氣。黃一歐屢次苦諫乃父，勉強醫囑，屏絕一切，黃興却一句也聽不進。不久，他陡然覺得肝部膨脹，連夜失眠。急召居禮來，據診斷爲胃潰瘍症。經注射後初尙見效，轉而又趨嚴重。第二天，黃興週身皮膚發黃，據居禮說是由於膽汁流入血管所致。俄而竟失血不止，中山先生聞訊，迅偕唐紹儀前來探視，殷殷詢問病況。當時黃興已自知不起，他顧請孫唐二氏維持民國前途，又說：

「我死以後，倘若國家能日臻富強。那麼，我就雖死猶生了。」

中山先生和唐紹儀情不由己，含淚以應。溫慰數語後相偕告辭。這一天，是民國五年十月三十日。

第二天是十月三十一日，清晨三時許，黃興突又咯血無算，急召醫師，灌以藥水，無效。宮崎滔天匆匆趕來，代延日本醫師佐佐木金太郎，診視過後，這位日本名醫率直的說：

「黃先生實已無藥可救了。」

沉毅篤實是真君子

黃一歐一聽這話，當下便失聲痛哭。號啕之聲驚醒了陷於彌留狀態的黃興，他緩緩的睜開了眼睛，急劇的喘着氣說：

「我死了，你莫哭，你要留下這一腔熱淚，哭向天下蒼生，那才算是我黃某人有後！」

俗諺：「鳥之將死，其鳴也哀；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！」唯有黃興這位一代雄豪，他的最後之言，竟是如此其既悲且壯。

從他說完了這一段臨終遺言以後，黃興又陷於昏迷不醒。僅祇殘留一口游絲般的呼吸，延至中華民國五年十月三十一日下午四時三十分，黃興方始一瞑不視，與世長辭，得年四十三歲。

黃興逝世之日，在上海的革命同志，羣相奔赴黃廬，撫屍痛哭，長公子黃一歐哭之尤慟，但他仍能勉強心神，節哀順變，一面電告中央政府暨各省軍政二長，一面電請黃太夫人、黃夫人、二、三、四公子迅即返國。中華民國開國偉人黃興病歿噩耗傳出，中外震悼，中央政府通令全國下半旗誌哀，參議院、衆議院舉行聯席會議，通過國葬典禮。民國六年春三月，奉葬於湖南長沙岳麓山之陽，會葬者多達十餘萬人，爲古今所罕見。

據黃興的老同志、老同學，迭任黃興的參謀長、總參議的李書城說：當黃興在滬上臥病，臨終易贊之際，民初要人李根源到病榻之畔跟他辭行。黃興曾告誡他說：

「黎元洪太懦弱，段祺瑞和徐樹錚則專門爲北洋系打算，有這三位當家，祇怕全國統一無望。對內搞不好，就更談不上對外了。」

同時，他還囑咐李根源下列四事：

一、籌安會「六君子」之一，胡瑛無志節，既可憐而又可恨。但是聽說他很窮，正走頭無路，甚望念在舊交，維持他的生活。

二、譚人鳳與築宋教仁墓，至今猶未完工，冀能有人負責。

三、李烈鈞的隊伍都快要餓飯了，應請黎元洪爲之妥籌辦法。

四、國會必須注意立法，法立而後政治始有依據。倘若只問政治，則政治將愈趨紛亂而不可收拾。

由此可見黃興的爲人，他確能做到公私兼顧，巨細靡遺的地步。證諸他的口頭禪，所謂：「慢慢細細」，巨人長德，歷久彌堅，黃興確爲沈毅篤實的真君子，不愧爲開國四偉人之一。